

日影行 □ 小思 四個不同類型的日本人 (下)

三

一個大清早，我們趕路到宮島去，看樹在水裏的紅木大鳥居，看一年一度的嚴島神社大祭。大鳥居就是大鳥居，跟平常見到的沒多大分別，不過築在水上就是了。神社大祭真像香港天后誕，全島居民都盛裝參神去。大街上擺滿賣物小攤子，海上又有賽船節目，果然是到處節日氣氛。聽人家說大街上有所郵政局，恰巧創業百年慶典，有許多紀念郵戳讓遊人留印紀念，我們便跑去湊個熱鬧了。

小郵局裏擁滿等候蓋印的人，好容易才把十多個刻有精細圖畫的印蓋完，回過頭來，卻看見我的朋友正跟一個日本青年人又寫又講。那是個很典型的日本都市青年——一頭長而帶曲的頭髮、文化恤、牛仔褲、牛仔帽，一面嚴謹而缺乏溫和的表情，遠看去他真像正跟我的朋友在吵架呢！連忙趕上前去，剛聽到他用沒有文法的日式英語說：「日本不好，中國十分十分好。」原來，他知道我們是中國人，自動跑上前找機會談話的。他告訴我們去年夏天會到大陸去，到過廣州、北京、長沙、南京……見過郭沫若

。由於他的英語國語都很蹩腳，漢字詞彙又不夠用，我們很吃力才聽明白他所說的。但他似乎並不理會我們明白不明白，情急起來連日語也用上了。「中國十分十分好，明年我會再去！」他重複了這句話不知多少次，又從背囊裏拿出一頂草綠色的解放軍軍帽，說是在湖南長沙韶山買的。一會兒，又拿出一本毛語錄，興奮地翻給我們看中國朋友為他寫的紀念句子。看他的神情簡直像朝聖回來的模樣。面對一個如此熱愛中國的外國人，我們顯得有點不知所措，能說些什麼呢？何況，他那急躁得橫蠻的「演講」，根本別人沒法插嘴。本來，我想問他「日本不好」的原因的，但終於等到我們歸隊時間到了，還找不着一個隙去打斷他的話。說再見以後，他直直站在郵局門前看着我們走，留給我一個始終沒有笑過的嚴謹面容。

四

在阿蘇山腳下，大阿蘇國民宿舍面對的風光，可以說得上壯美，高爽的天氣更叫人精神大振。那天晚上，我跟朋友在客廳裏聊天，正談及宮島上碰見的青年是日本新左

翼份子呢還是中國迷。坐在沙發對面一個青年人竟又自動跑上來打招呼了。他的打扮跟宮島青年差不多，不同的只是滿面溫和而優美的笑容。首先，他也用寫漢字講英語的方式，告訴我們他的名字，是近畿大學商學院二年級學生，地址，和家鄉情況，更熱切地介紹日本名勝，說日本怎樣怎樣美好；歡迎我們到他的國家來。突然，他又問香港有沒有「Radio」，我一下子搞不清楚他想知道什麼，說來說去，才知道他是業餘無線電通訊員，有個國際性電訊呼號，自己擁有電訊收發機，可以跟世界各地通訊，那也是他最大的興趣。後來，他還把同行的同學介紹給我們認識，也是個乖得有點呆的日本人。斷斷續續地談到快要道別時，他要求我們給他通訊地址。這真可嚇壞了！在香港，我們絕不會把地址姓名告訴陌生人的，該怎麼辦？自己卻畏首畏尾到人家大大方方，我已卻畏首畏尾，恐怕惹人誤會中國人是小家相，就只好硬着頭皮寫了。分手後，我的朋友自言自語說：「奇怪！兩天內碰上兩個絕不同類型的青年人，真太巧了！」是的，對於一個過客，這種遭遇實在太巧了！